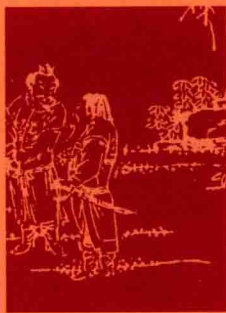


(清) 吴趸人 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凤凰出版社



(清)吴趼人 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清) 吴趼人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506-2578-5

I. ①二… II. ①吴…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9204号

- 书 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著 者 (清)吴趼人
责任编辑 崔广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 邮编:215104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22
字 数 634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2578-5
定 价 39.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2-68180638)

出版说明

“谴责小说”之称，始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当为“清末之谴责小说”中的佼佼者。

吴趼人(1866—1910)，字小允，又字茧人，原名沃尧，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为我佛山人。吴趼人出身于破落的世宦之家，十八岁至上海，常为日报撰稿，曾在江南制造局当抄写员。后曾客居山东，远游日本。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月刊，吴趼人应约开始创作小说，撰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新小说》第八号至第二十四号连载，共刊出四十五回。1904年，吴趼人去汉口，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此时，国内正掀起反对美国的“华工禁约”运动，吴趼人出于爱国义愤，毅然辞职回到上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任汪维甫创办的《月月小说》主编，他的大部分作品均在此刊物发表。同时又为《绣像小说》撰稿，有《瞎编奇闻》八回，并有续李伯元的《活地狱》问世。宣统二年(1910)病逝于上海。吴趼人是高产的小说撰者，所撰小说，尚有《电术奇谈》二十四回、《恨海》十回、《劫余灰》十六回、《最近社会齷齪史》二十回、《新石头记》四十回、《上海游骖录》十回、《发财秘诀》八回、《两晋演义》二十三回、《糊涂世界》十二回、《云南野乘》三回等。另有短篇小说集《趼

人十三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孽海花》一样，在晚清讽刺小说中最享盛名。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分册的单行本，每册十二回，共一〇八回，直到1910年才出齐八册。小说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代末年的黑暗现实。书中自我介绍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结构类似《儒林外史》，“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二百多个小故事，容量大，各种事件，各种故事，尽量揽入，可以说是一幅清末社会的众生相，反映了中法战争(1884—1885)到20世纪初期中国官场、商场以及洋场的无数怪现状，描绘了一幅清帝国行将崩溃的社会画卷。作品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各式顶子都可以用银钱买得，大小官吏无不贪财受贿、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卑鄙猥琐；描绘了洋场的污秽，一方面是西风东渐，奇巧无数；一方面是官宦子弟和斗方名士们的不学无术、醉生梦死、嫖赌拐骗；写尽了商场中的诡诈，官商勾结、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众多人物，各有性格，栩栩如生。除了刻画了苟才等大量反面人物外，还写了九死一生、蔡侣笙、吴继之等几个正面人物。特别是借吴继之出灯谜的形式，说出“光绪皇帝有旨，杀尽天下暴官污吏”的谜面，骂尽天下的贪官污吏，烘托出了全书的主旨。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均以单篇故事串联,始终以“九死一生”的见闻为线索,较有连贯性。全书以第一人称叙述,为过去的长篇小说所未见,或许是受到当时翻译小说影响的缘故。但因全书均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展开,以这种不近情理的描绘来批判社会统治阶层的道德问题,有时难以取信于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评价甚为精当:“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之录……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的谈笑之资而已。”

此次出版,以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为底本,整理校点。小说中的文字,有不少地方不合现代语言规范,如“鸦头”、“安靖”、“向午”、“干纪”、“走头无路”、“皮酒”等。为保存原貌,一律不加改动。特此说明。

目 录

- 第 一 回 楔子..... 1
-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4
-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11
-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17
- 第 五 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22
-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27
-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佻大遭殃 32
-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37
-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42
-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47
- 第 十一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52
- 第 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57
- 第 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62
- 第 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67
- 第 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72
- 第 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78
- 第 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84
- 第 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90
- 第 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
恶气 96

目 录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101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106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112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118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124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130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137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43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149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155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161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167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174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179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185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192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讐	破奸谋妇弃夫逃	199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205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212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219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226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232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239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246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253

-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259
-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265
-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271
-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猎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277
-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擒词藻嫖界有机关…………… 283
-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290
-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296
-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303
-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310
-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316
-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322
-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328
-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334
-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340
-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346
-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352
-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358
-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
团体…………… 364
-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371
-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
成空…………… 377
-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384
-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391
-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398
-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鬻威打破小子头…………… 405

目 录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412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419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426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432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439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446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453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460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467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474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481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488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494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500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507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鸦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514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521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528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535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灼得甜头	542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550
第九十回	羞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苕复合	557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564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572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579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586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593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600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竟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607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614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621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628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635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642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649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656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664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672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679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687

第一回 楔 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像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藪。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余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狠狠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断送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净些。

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

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鹭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

多少见识呢！

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行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

想定了主意，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以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

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

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唆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何，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在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

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

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那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缙麻，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拢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说道：“着，着！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代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吊。

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栈，寻着了云岫。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帐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过了